

書叢期民常非

松滋戰役記

編者著 教育部 民衆讀物編審委員會

正中書局印行

卷五

五



115

2325
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初版

非常時期 民衆叢書 第二集 近事 第八冊

(1068)

必 翻 版 所 有 權

淞滬血戰記

實價國幣五分

編著者

教育部民衆讀物委員會編審

發行人

吳秉常

印刷所

正中書局

發行所

正中書局

一 日本人的野心

日本原不過是東海上的一個區
島國，論它土地的面積（三八二
、〇〇〇方里），和我國福建省差
不了多少（福建省面積三六五、〇
〇〇方里），只因它在公元一八六
七年（清同治六年），以後，王政復

古，一八六八年（同治七年），明治天皇登位，銳志維新，國勢便蒸蒸日上。

那時候我們中國，還沒有能發憤圖強，一切政事，都由清廷一班昏庸老朽的朝臣，胡亂應付，所以從一八七四年（同治十三年）起，日本人便一步一步的向我國侵略了。

它乘中國人衰弱不振的時候，前來尋釁，一戰而佔據台灣、澎湖，再戰而吞併庫頁島南部和朝鮮屬地，聲勢大盛，它因不甚費力，獲得好處，從此便心生妄念，想吞併中國了。

公元一九〇四年（清光緒三十年）日、俄開戰，那時俄國原是十分腐敗，又被它僥倖戰勝，從此它目空一切，便發生獨霸東亞的雄心，鎮日裏整軍經武，打算滅亡中國，以遂它「大陸政策」的迷夢。

那「大陸政策」，是什麼東西呢？「陸」是「陸地」，「大陸」是對「小島」講的，換句話說，便是要把「小島」上的朝廷，搬到「大陸」上來！

那政策是既毒辣而又可笑的計劃，約分六項：

(一) 佔領中國的遼東半島，作侵略的根據地，同時鋪設鐵路，設立會社，吸收金融，開發財富，

作吞併東三省內蒙古的伏線。

(二) 分化中國，立出種種名稱（如南滿、北滿、華北、華中等等），挑撥是非，使中國人自相攻打，消耗國力，以便它各個擊破。

(三) 囊括東三省、內蒙古，用它的力量，南據北平、天津，西探山西、陝西，借親善的美名，掠奪煤鐵和出產，並鋪設鐵路，以便運兵。

(四) 拿黃河以北各省作根據，開始南進，一面以青島爲中心，進窺江蘇、浙江、河南、陝西和長江一帶，一面以福州爲中心，進取廣東、晉西

和珠江流域各省。

(五) 擴大上述的計劃，滅亡中國以後，北以蘇俄，佔領西伯利亞一帶，南進南洋羣島，掠奪英，法、美、荷的屬地，統一亞洲。

(六) 把日本天皇搬到大陸上來，建立一個大亞細亞的日本帝國。

二 計劃的實施

它不着它的計劃，在日俄戰爭以後，便佔據遼東，闢旅順、大連軍港，鋪設南滿洲鐵路，創立南滿洲鐵道會社

，掠奪富源，調查險隘，作併吞東三省和內蒙古的準備。民國成立以後，它生怕中國革命成功，和它的政策有碍，它唆使袁世凱屠殺黨人，同時它供給軍火，叫反對黨討伐袁氏，事後它見袁氏勢盛，又借錢給袁氏擴張軍隊，養成他稱帝的野心，一方面提出二十一條條件，叫他接受承認，說：「你如承認了，我們便幫助你做皇帝。」

袁氏死後，各派紛立、它利用這個機會，挑撥離間，使各人互相仇恨，造成內亂，它却暗地裏兩面供給軍火，要求訂立秘密條約，討些利益。

民國十四年以後，國民政府正式成立。十五年（公元

一九二六年）開始北伐，各地軍閥，紛紛崩潰，日本人爲維護自己不正當的密約計，當十七年，我們國民革命軍北伐到濟南時，就和我軍衝突，造成濟南慘案。

幸而北方軍閥，相繼崩潰，日本人師出無名，也只得怏怏退去。不久，張作霖在皇姑屯，又被炸死。他的兒子張學良，響應革命，國民政府任他爲東三省最高長官。他鋪設鐵道，開闢海港，對付日本人的侵略。日本人看見風色不對，便在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晚上，突然在遼寧發動，一個月之中，連佔遼寧、吉林、黑龍江三省，又派兵到上海，釀成「一二八」的戰事。戰事結束，又進佔熱河。到

此，它不但第一二項的計劃，完全成功，便是第三項的計劃，它又完成了一半。

民國二十六年，七月七日，平津一帶的日軍，以演習爲名，突於深夜，砲轟宛平縣城，同時向我國盧溝橋駐軍攻擊，它想照「一九一八」的老辦法，一舉而佔領北平、天津，使第二項計劃，急速的完全成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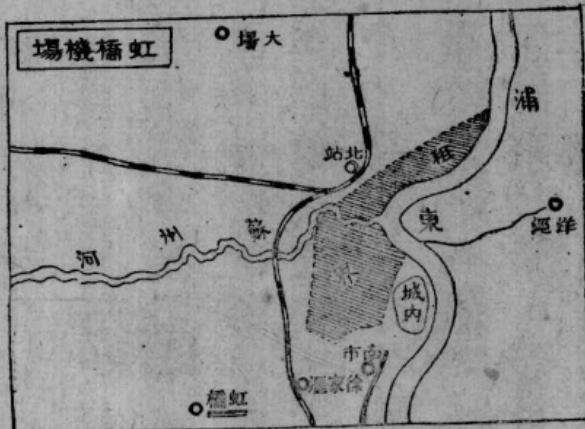
這時我國政府，早已看破它的詭計，爲着全民族的前途，忍無可忍，就發出命令，誓死守土！一面並調兵北上，加以援助。

日本人見我出兵，深恐於自己不利，便暗地裏令上海

日軍，急速發動，牽制我的兵力，誰知我國政府，早有準備，淞滬戰爭，便由此開始。

三 神聖的抗戰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初旬，天還未亮，突有日本軍官多人，衝進上海虹橋機場，那機場原是飛機升降的場所，含有軍事上的秘密，不准旁人窺探的，何況是日本軍官



呢？當有衛兵，加以勸阻，誰知日本軍官，蠻不講理，掏出身邊手槍，迎頭一槍，把衛兵打死。其餘的衛兵，聽見槍聲，爲着正當防衛，也開槍還擊，結果打死他們下級軍官兩人，其餘曰人，一概逃走。

事變之後，機場負責人員，用電話將事變經過，報告上海市政局保安處，更由市政局辦好公文，向日本領事館提出抗議，說他們不該闖入機場，打死衛兵，日本領事立即答覆說：「日本軍官，決不會到你們機場裏來的，如果來的話，便是他們的不是，抱歉得很！」

誰知隔不多時，日本領事館突然提出要求，說：「據

本國第三艦隊報告，有日本軍官二人，被中國兵無故殺害，除要求懲兇、道歉、撫恤外，還要撤退保安隊，並嚴禁反日團體。」

上海市市長俞鴻鈞，明知他們的詭計，又想惹事生風了。便一面暗暗準備，一面繼續交涉，且看他們怎樣？果然不出所料，八月十三日深晚，一隊日軍，突向閘北寶通路一帶衝來，對着中國保安隊，槍砲齊下。

中國保安隊，早已奉有密令，誓死守土，現在日軍衝來，忙即抵擋上去，不到一會兒工夫，衝來的日兵，全數消滅。

日兵見中國軍隊，很是勇猛，便不敢再向衝，只有用飛機大砲，向閘北一帶，猛烈轟擊，直炸得寶山路、寶通路、天通庵一帶，煙霧遮天，屍骸狼藉！

日兵瘋狂轟炸以後，不見我國軍隊動靜，滿以為保安隊全被炸死，便大隊衝向前來。

誰知我軍沉着應戰，當他們攻擊的時候，隱伏不動，待他們



衝過來的時候，機關槍和手榴彈，同時並發，直把日本兵打得退走不及，死傷很多。

日本兵退了，我們保安隊追擊上去，不一會，直衝進日本兵營，一直追到老靶子各。

日本兵慌了，急忙躲進北川各預先造好的日兵司令部裏，堅守不出。

中國軍隊便把附近的日兵，加以掃除，想把租界邊的殘寇，澈底剿滅。

誰知正在這個時候，日本政府已派大批兵艦，裝載援軍進口，想要在易樹浦三井碼頭登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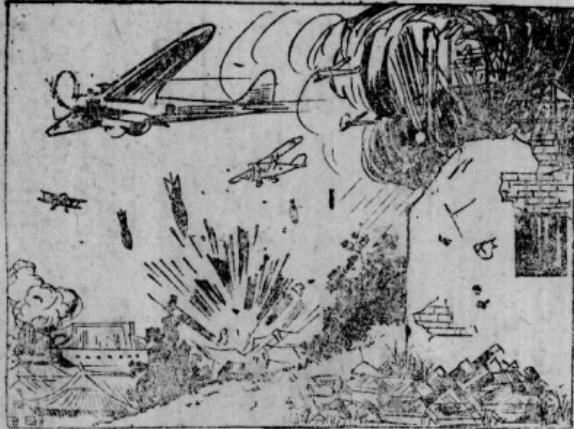
淞滬血戰記

一四

我軍便奮勇上前，將碼頭炸毀，一面分配兵力，把守吳淞一帶。

四大戰開始

日本兵因碼頭被毀，不能上陸，便躲在船上，用飛機大砲，向岸上轟擊，一面把在海上沒有進口的船，由砲火掩護，偷偷地在張華浜上岸。上岸以後，分兵兩路，一路由砲台灣、獅子林進攻寶山，一路



敵機狂到處到炸我城市鄉鎮



炮射高我在幾敵的滿盈貫惡只一
丁堅下火起彈中下射艦的確準手

向月浦進犯，想達到羅店，向我包圍。

我軍早已知道他們的計劃，奮勇向前，將他們隔成三段，分別擊破，日本兵惱羞成怒，連派第六、第十一兩師團精銳的聯隊，向我猛攻，我軍沉着應付，在湯宅、孟宅、石橋、施相公廟一帶，殺得他一個落花流水。

那時指揮日本軍隊在上海作

戰的是松井石根，他見形勢不對，一面飛電向本國乞援，一面派大批飛機，向我各城市轟炸。

但是我國早有準備，日本飛機，飛到各地，都紛紛被我國空軍擊下。

日本人還要逞蠻，不住的用密集排砲，向我轟炸，只轟得吳淞大小村莊，都成焦土。

常言道：「以掌還掌，以拳還拳。」日本人既如此逞強，我們也不必太客氣了，於是也派遣空軍，向他們轟炸，他們雖用高射砲抵擋，無奈我空軍勇武，連將他們的司令部、彈藥庫、出雲艦，炸燬多處。

日本政府接到松井的報告，大爲驚慌，急忙另派永野修身做總指揮，調齊運輸艦四十九隻，載着兩個師團，到上海來援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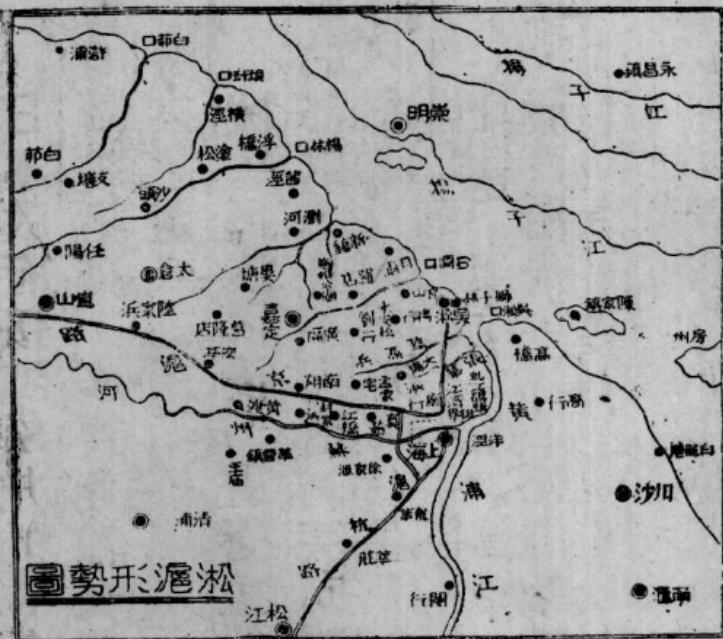
援兵到達以後，用極猛烈的火器，掩護日兵登岸。登岸的部隊，且不停留，疾向寶山縣進攻。那時寶山縣駐軍姚子香營，堅決抗戰，直待全營覆沒，日兵才能進城。

日本兵進城以後，對於民衆，屠殺極慘。我軍奮勇進攻，屢得屢失，日兵死傷無數。

日本兵前後受攻，到此又改變策略，想直撲羅店，才可以取得聯絡，向我包圍，於是拼命的向月浦進攻。我軍

沉着應戰，始終沒有給他佔去一些便宜。

他們在九月十二日到九月十七日，六天裏面，總攻三次：第一次用他們第三、第六、第十一、第十二、第十六和新派的第九師團全部陸軍，由楊行、月浦、寶山、羅店一帶，向我總攻。我軍奮勇向前，把他們接連的



圖勢形滬淞

趕向顧家閣、徐家閣、永安橋一帶追殺，只殺得他們屍橫遍地，紛紛敗退。

第二次黃昏以後，敵軍正在休息，我軍突然向前，連克長橋、六維橋、潘家橋站等處。只殺得敵軍，血流成河！敵軍心下不甘，收拾餘衆，急忙反攻。誰知我軍勇猛無比，追殺前去，又消滅他一團的兵力。

敵人萬分無奈，恰好九月十七日，有一師新兵開到，加入前線，猛烈反攻。我軍也抽調新軍，迎頭對付，又殺得他們全軍覆沒。

五 戰事的演進

從此以後，日本兵鬥志全消，除掉虛張聲勢以外，不敢再有正式接觸。每日裏只是派飛機到我內地各省，肆意轟炸；一面由松井石根打電報到東京，作第四次的乞援。

日本政府，到此成了「騎虎難下」的局面，只得另調陸軍四萬人，騎兵和機械化的軍隊一萬人，裝上兵艦，開向中國，前來救應。

那日本國原是土地狹小，人口稀少的國家。這麼一來，全國小工小農，和一般健壯的商人，被徵發的很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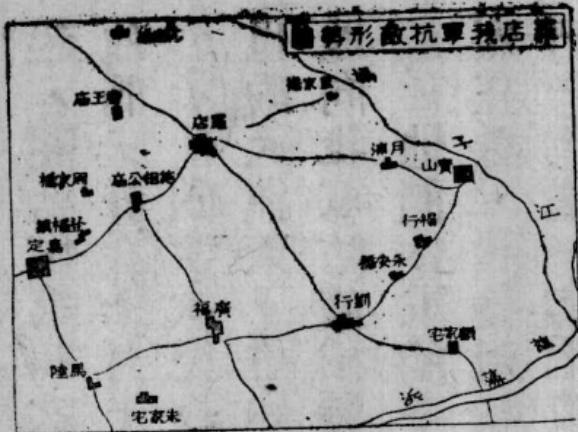
他們在九月二十八日以前分批到達上海，從二十九日起，開始作第四次總攻；一面自吹自擂的向外人報告，說他們決計在十月十五日以前，將我軍攻破！

他們這次總攻，表面上是全線發動，閘北江灣一帶，也砲火連天。誰知我軍實力雄厚，他們不敢輕犯，只偷偷地向我軍防備稍稀的地方進襲。

他們作戰的手段，最拙劣不過。先是用飛機大砲，猛烈狂轟，然後用戰車掩護着步兵，向前衝進。我軍知道他們老是這一套把戲，因此在他們轟炸的時候，給他一個不睬，頂多回上幾砲便罷。直待他們衝進了，一聲喊殺，跳

出戰壕，便將他們像斬瓜切菜似的，殺得他們一乾二淨。

像這樣支持了一天，敵人毫無進展。他們便改變方向，分向羅店西北施相公廟、曹王廟、蔡家宅、山塘灣、沈家灣、劉行鎮、顧家宅、周家浜、王宅、唐家浜、陳巷、太平橋、竇家弄一帶進擾，又被我軍給他們一個嚴重的打擊。計羅店一地，日本兵死傷三千多人，劉行鎮方面，又死傷二



千多人，聯隊長鈴木八郎，也被活活殺死。

他們經此打擊，大爲寒心，這路的戰事，便暫告一個段落。直待他們把市中心區的兵力外撤，兵力增厚，才敢出頭。從十月一日起，又開始用飛機大砲，集中轟炸，將我們的防禦工事，損壞一部份。我們在太平橋、竇家弄一帶的防地，沒法再守，爲避免無謂犧牲起見，就把劉行到羅店公路上的軍隊，向西移動一千公尺。他們到十月三日才敢進來，向廣福前進。

誰知他們太冒昧了，我軍西移，並不是敗退，乃是有計劃的移動。他們輕進一步，便被我們大殺一陣，殺得他

們抱頭而退。

十月四日起，他們又來進犯，同時在新木橋、張家宅等處，構築工事。不料我軍突然反攻，大部份的敵軍，都被我們殲滅，其餘敗軍，紛紛退到公路兩旁，沿荻涇河邊，憑河而守。

日本人到了這個時候，放棄正面進犯的策略，紛向孟家宅、老陸宅附近攻擊，直到十月九日，還是毫無進展。

十月十日，本是我國國慶的日子。我國將士，全體奮發，把日本人趕到荻涇以東。到此，日本人進佔廣福的夢想，被打得粉碎。

六 最近的戰局

當戰事激烈的時候，日本人用無賴手段，施放毒氣。幸我忠勇將士，早有防備，死傷不多；而敵人被我斬殺和炸死的，却不下五千多人。

當敵人從顧家宅沿公路南下的時候，他們想偷渡蘊藻浜，疊次被我軍痛擊，偷渡不成，可是因此而他們偷渡的心愈切。照着他們的計劃，他們原想渡過這浜，直達大場，然後分兵真茹、南翔，切斷我軍聯絡。所以從四日起，戰事重心，就移到蘊藻浜的兩岸。敵軍戰略，一面向大場

狂轟，一面不斷的偷渡。我軍嚴密防守。不幸於六日早晨，在大風雨之下，竟被他們渡過。在公路以西，東楊宅和江家宅方面偷渡的，全被我軍消滅。在公路以東，到黑大黃宅和楊宅的，因為他們人數太多，加以施放「催淚」毒氣，雖被我們血戰三日，消滅大半，而後路沒有截斷，援兵達一師團之衆，竟推進到壩石橋，向大場進攻。

我軍在十一日早晨，向他們猛烈攻擊，到下午五時，將他們擊破。敵軍遺屍遍地，死亡達三千人以上，其餘的紛紛敗退，死守浜邊。

至於閘北和江灣方面，日軍也拚命攻擊。他們雖天天

用飛機大砲，狂轟濫炸，可是我軍的防禦工事，仍絲毫未動。

總計這次戰爭，從九月二十九日到十月十五日，敵軍死傷，在二萬以上；加以八月十三日到十月十五日計算，他們至少死傷在四萬人左右了。

松井石根眼見着進攻不易，再發電報，向東京求救。日本政府，進退兩難。一面嚴厲的譴責松井，說他指揮無方，調回國內；一面改派真崎，調新兵二萬五千人，作第五次總攻。

幸賴我軍一致聯絡，陸軍空軍，同時發動。他們不但

不能進展，反被我軍用機械化部隊，攻進他們作戰的根據地北四川路一帶。

真崎到此，也忙了手脚，再向東京求救。東京政府，鑑於傷亡太大，民怨沸騰，一時沒有辦法，只好把新徵入伍的兵，高麗兵，僞國的滿洲兵，湊成三個師團，開到中國來助戰。

等援兵到達以後，真崎爲了自己的前途打算，不能不狠命的一拚了！便吩咐日軍，且莫前進，非待飛機大砲，把中國的軍事工程，全部打燬，決不要輕舉妄動！

於是他們從十月二十四日起，整天的用大小排砲，和

百多架飛機，向我戰壕轟炸。

人是血肉做的，戰壕也無非磚石泥土之類，經他日夜轟炸，自然是日漸破壞了！

我們此次作戰，無非是要消耗他的國力。現在經過七十多天的抵抗，在這很狹小的戰場之上，他已六次增援，五次反攻，用二十萬軍隊，一百三十多隻戰船，三百五十多架飛機，死傷七八萬人，據專家估計，他每天至少消耗彈藥三百萬元，這區區三島，經此教訓，不也很夠了嗎？

於是我們爲保存實力，避免犧牲，下一道緊急命令，從大場方面，作戰略上應有的撤退。

廟行的軍隊也是這樣。我們把南市、梵王渡、浦東、瀏河，廣福、南翔，緊緊的把握住，以靜待局面的演變。

我們並不是敗，我們儘有進攻退守的餘地。我們並不是不守，我們是避免瘋狂的轟炸，不作無謂的犧牲！

經過這一次的試驗，我們可以知道我們中華民族，有怎樣偉大過人之處！

第一、上下一心，精誠團結。使敵人出乎意料之外而吃了大虧。

第二、將士的忠勇，前仆後繼，視死如歸。以最經濟的手段，給敵人嚴重的消耗。

第三、日本人誇口說：「三天以內，便可佔領淞滬」的，到此「皇軍」的顏面，掃地以盡。

第四、我中華民族，處處以忠厚待人。敵人燒殺姦淫，施放毒氣，我軍却優待俘虜，從不向非戰鬥員，加以輕薄的舉動。

所以全世界的民族，對於日本無不痛恨，而對於我國的抗戰，却無不敬仰。即如十月二十八日英國泰晤士報的社論，便可以見到一斑了：

「日本軍隊，想要華軍潰散，是做不到的。日軍不能摧毀中國陸軍的戰鬥力，就是得些焦土，也沒有用的。日

軍雖已從這次戰鬥中，殺死許多華軍，可是自己也死了不少。但淞滬戰事，決不是因此而不再延長的。

從這一次戰爭裏，可以證明中國的軍隊，已重新覺悟起來。雖則中國財力不很充分，武裝不很齊備，然已扼守人所認為不能支持一個星期的陣地，超過了十多個星期。且在軍略上作必要的退却時，在任何新式陸軍不能抵抗的猛烈砲火之下，而秩序還是十分整齊。

我們在這個場面之下，並可以看見中國各地發生精神上永久的影響，都和上海的華軍一樣了！